

熔爐

朱

雷著

光明獨幕劇集之一



光明獨幕劇集之一

熔 爐

朱 雷 著

上海光明書局行印

燈 爐 (光明獨幕劇集之一)

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

一九五〇年十月再版

基本定價 \$ 5 50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著 者 朱 雷

印 刷 者 春 明 印 書 館

發 行 者 光 明 書 局

總店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
支店 廣州漢民北路 成都祠堂街

目次

熔爐	一
引鬼上門	二九
打通四漕線	五三
梅塢春	八七
巴拉卡酒店	一一五
後記	一四七

熔爐

人物：

胡子秋

冷康

梁天盛

趙主任

李同志

工會代表：

許士勤

王誠

張老爹

其他工友七、八人

時地：

一九五〇年春季，上海。

置：

私營阜新鋼鐵廠經理室。一列屏風式短牆，將背後工作場隔開，頂上可以看到大吊

車鋼臂，短牆正中有鋼窗四扇，黏着橫條防空紙。室內右方有寫字台一，上置電話機二具，台後置轉椅一，保險箱一，衣架一，左方一門通外，門上玻璃印「經理室」三字，台左置沙發二，茶几一。

啓幕

趙主任四十餘歲，脾氣燥急，在桌前來回踱步，背後有七、八位工友，穿着污穢的藍色工裝，眼睜睜地釘住他看。

（電話鈴響）

趙（接住）喂！阜新鋼鐵廠，你那兒？振業銀行，是！是！總經理沒有到廠，不錯，我們都在等他。什麼？沒有沒有，沒有的事，誰說我們要關廠？停工？那是爐子壞了。那筆款子？可以可以，等總經理到了一準給他提，是！是！再會！（攔下，來同走着）

（電話再響）

趙（接住）喂！阜新鋼鐵廠，找那一位？總經理沒在。誰？喂！你別開口罵人好不好？欠了你的債，欠你媽的債！（砰！用力擱下）

趙 吵！吵！吵！把廠都吵翻了，有什麼用？（對工人）還有你們，你們工人有辦法，有力量，現在要求你們把薪水打一個折扣，你們又沒有辦法啦？

（王誠，一個態度沉着工會代表站了起來）

王 趙主任！我再告訴你一遍，在原則上我們不反對，可是在公司沒有澈底整理，經濟沒有公開以前，我們不接受你的辦法。

趙 管你們接受不，你們要，大家挺下去；不要，明兒個關門，上勞動局告我去。

王 趙先生！你是這兒的主任，說話得負責。

趙 負責又怎麼樣？我怕你們！

王 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，趙主任！我們今天是平心靜氣，來跟你商量克服困難的辦法。

趙（輕蔑）商量辦法，憑你們這班工人？（譏笑）我的爺們！可別上他們的

當，什麼勞資兩利，克服困難，真把你們老媽子坐飛機，抖上天去啦！這是哄你們，騙你們的錢！

（許士勤，一個身軀結實，脾氣躁急的工友站了起來）

許（大聲）趙主任！你憑什麼罵人？

趙我罵了，你怎麼樣？他們就會騙人，什麼東西！

許你他媽的走狗！

趙滾出去！（竄上一步）

（張老爹，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工友搶前擋住）

張好了，好了，大家不要吵，這半個月你們吵的還不夠？

王我再問你一句，總經理倒底什麼時候來？

趙看他高興！（轉到桌後去）

許姓趙的，我先警告你一下，要是你把廠給拖垮了，咱們大伙兒上你家裏喫飯，去。

趙好！孫子王八蛋不去，我家裏早就搬光了，我自己住旅館，你到我家裏抓鬼

去。

許 你混帳！

趙 你混帳！

許 （大吼，搶前一步）你出來！

張 好了，好了，跟他吵有什麼用？

（總經理胡子秋推門進來，取下大帽，他是上海著名的工商業家，年有五十開外，鬚髮略見蒼白，行動遲緩，隨手把手杖和皮包擱下。）

胡 （一面脫卸外衣，一面皺着眉說）你們又吵什麼，整天的吵，把廠給吵翻了，對你們有什麼利益？

趙 好！總經理到了，你看，這幾個工會代表又逼着我要錢，簡直胡鬧麼。

許 你血口噴人！誰跟你要錢？

胡 （大聲）不要吵！（向工人）你們都出去，留下張老爹一個人跟我講話。

王 總經理！你對我們提出的請求到底怎麼樣？

胡 （走到寫字桌後）我需要考慮一下，回頭答覆你們。

王 可總經理，我們等了你三天啦！

胡 我不是早告訴你們，現在成本高，捐稅大，出品沒有銷路，資金不能週轉，要把公司維持下去，只有節省開支，取消津貼，薪津打七折發放。

王 總經理！我們要求的不是這一個，在給你的條文上寫得很清楚，是要你把這個工廠澈底整理的問題。

胡 這是有關公司行政的，你們無權干涉。

張 可是總經理，要是你能夠聽我們話兒，把廠給整理好了，不是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

胡 你能夠保險嗎？我們缺少資金，缺少原料，你以為你們能夠解決了嗎？告訴你們，我已經到勞動局和工商局去跑了幾趟，公司裏的資料也先送了進去，要求他們證明，跟人民銀行接洽一筆款子，等錢給借到了，再忙內部整理的問題。

王 可……總經理，要是公司內部有毛病，你借到了錢也是白費心思。

胡（大怒）你懂得什麼，我覺到你講話太多了。（同過頭來）唔！老爹，回頭

工商局有一位同志到這兒來，你留下別走開。

（胡在桌子後坐了下來，批閱單據，傳票等）

趙（捧上一疊卷宗）這是今天的賬單，請你簽字。（回頭，惡意地向工人們瞟了一眼。）

王走！咱們外頭商量去。（衆工人下）

（電話鈴響）

胡（接着）喂！找那一位？哈！老陳！怎麼樣？你的包裹丟下沒有？彼此彼此。我告訴你，最好是乘早丟下，對！對！我？甭說，苦不堪言，不堪言苦，哈哈！好，再見！（攔下）

（外面敲門）

胡進來！

（一連串進來三個人：冷康，四十餘歲，一個言語油滑、行動猥瑣的小丑式人物，瘦瘦的個子，唇上有二撇小鬚，中服。梁天盛，五十餘歲，某百貨店主，典型商人，胖胖的臉上老帶着笑。陳白，四十餘歲，滿臉奸詐陰

險，神態冰冷，行動遲緩，穿着窄小陳舊的西服，外表上可以估計出一個軍隊出身的人物。前面二個都是胡經理——鼻孔出氣的朋友，上海的口語所謂「落檻」。「拖得動兜得轉」的朋友。）

冷（一進門就打哈哈）哈！大經理！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

胡好！是你們！那陣風把你們給吹來了，請坐！請坐！（敬煙）抽煙！

冷不客氣，（看煙）你這是什麼牌兒？

胡「生產」牌，風行全國，節約生產！

冷別跟我裝窮了，把抽屜裏的「三九」牌拿來請客。

胡（示意輕聲）噓！你這個大炮！（在抽屜中拿出一聽藍筒煙來。）

冷老胡！跟你介紹，（指陳）這一位就是幫你（低聲）匯款到美國去的陳專員。

胡（十分熱烈）陳先生！真謝謝你！

陳（淡漠地）胡經理！

梁怎麼樣？老胡！你的「勞資糾紛」解決了沒有？

胡大家坦白，歸根結底是一個光，讓他去。（衆笑）你的百貨公司怎麼樣？

梁 人家說我的百貨公司外號洋貨店，洋貨兩個字兒在目前上海的意思就是說只能「養」幾個「夥」計。人家又把我們叫做日光燈店，賣光蝕光，乾等下去。（衆大笑）

胡 你，冷兄！好幾天沒見你，又有辦法兒啦？

冷 有辦法，有辦法，我開了兩家店，一家是鹹魚店，一家是餅乾店。

胡 賣土產？

冷 一點兒不錯，餅乾店的意思就是乾迸下去，越迸越乾，鹹魚店更妙了，顧客一進門子就聽見老闖嘆氣：「唉！」（上海語諧音「鹹」字）夥計搖頭：「噫！」（諧音魚）（衆笑）

胡 這樣說你們兩位的頭腦也沒有搞通？

冷 我的爹！要不是再世投胎，一輩子通不了。

梁 這幾天你們有什麼新聞沒有？

冷 （低聲）聽陳先生說台灣國軍已經分批撤退到日本、越南去，準備澈底訓練，將來反攻大陸。

胡 有這回事情？陳先生！

陳（冷冷地）不錯，這是最高當局和美國人決定的辦法。一等機會到來，就開始反攻。

胡 你看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不會發生？這幾個月我每天聽美國之音，可一點兒消息也沒有。

冷 快了，快了，照陳先生的看法，大概今年就可以發生。

胡 我看不會這麼容易罷！目前和平、民主的力量非常龐大，美國人不敢冒這一個險，他們國內自己也在鬧罷工。

冷 哈哈！老胡！你的思想比我們通的多。

胡 我是搞通了又模糊下去，越搞越模糊。（衆笑）

冷（突然想起）對了，那筆人民銀行的貸款怎麼樣？有消息沒有？

胡 今天工商局有一位同志到這兒來，可能有點兒希望。

冷 好！別錯過機會，等貸款一到手，趕緊套港匯，把錢先寄到香港，這兒再敷衍一下，立刻帶了你的家眷走。

胡 冷兄！（站起，遲疑不決）這一點我還得考慮。

冷 啊呀！我的爹！這有什麼考慮，人民銀行不是飯桶，借你錢是給你糖吃，將來還不是收歸國有，難道你真會給他們騙上，去買進材料，繼續開工？

胡 可……這是我先人的產業，我自己也化了一輩子的心血！

我的大經理！別他奶奶的小娘勁兒，戀戀不捨啦！將來政府回來，保險賠你十個，現在是抓錢要緊，逃命第一。

胡 這中間還有點兒困難，他們先要我澈底整理一下。

冷 這還不容易嗎？你儘管叫祕書處來一套計劃，做一個報告，什麼過去受敵僞侵佔，損失浩大，又受反動政府剝削，業務虧損，現在亟需要澈底整頓，加添機器，招募工人，買進材料，積極生產，跟他們借這麼一兩百億，人民政府就專門吃這一套，保險成功，你拿到錢就趕他一個措手不及，一起捲跑。

陳 （微微一笑）胡先生！這是一個好辦法。

胡 （來回踱着）不錯，這是一個好辦法。

冷 再告訴你一個消息，陳先生給你到台灣去簽的美國護照，過幾天就可以出來

了。

胡 真謝謝你，陳先生！（陳傲慢地略略低頭。）

梁 對了，老胡！聽說你把廠內所有的流動資金，一塊兒託人帶到美國去了？

胡（急）噓！你輕聲點兒……（低聲）我就是託這一位陳先生，他是國防部的駐港代表，這兒付款，美國拿錢，化不了幾天功夫，就完全辦妥了。

陳（微笑）怎麼樣？梁經理！你大概也想走這條路罷。

冷（笑）彼此彼此，心照不宣。

梁 可我的數目很小，比不上他是鋼鐵廠老闆，一套就是幾十萬美金。

冷 老梁！自己人別說假話，你是不放心交給我們是不是？你問他，交來沒有幾天，他在美國的辦事處就給他來了電報：「匯款收到。」

梁 好罷！那麼我今天請陳先生喫飯，我們仔細地商量。

陳（站起）胡經理！我想到裏面去參觀一下……

胡 歡迎歡迎，我們一塊兒走！

陳 還有，我前天託冷兄介紹給你的兩個工人……

胡 這是小事情，早就安插進去了。請！請！

（張老爹上）

張 胡經理！工商局的李同志到了。

胡 請！（張下）冷兄！你陪陳先生進去，我先對付一下。

冷 （拍拍他）可小心一點兒，別露馬脚。（三人下）

（胡同到桌前，提起電話。）

胡 接張祕書……你是張祕書，回頭你把我公司最近的概況書整理一下，還會計處的各種表格，機務處的各種材料，一塊兒歸齊，對！越快越好。

（張老爹陪李同志上，李年約三十左右，一個外型上十分和善的青年，但從他明亮的眼睛中可以看出他敏捷機警，果敢聰明，他手裏捧着皮包，滿面笑容地走了進來。）

張 胡經理！這位是李同志。

胡 哈！李同志！我們早就認識了，上次我送資料到你們那兒去……

李 對！胡經理！你好？